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十二

雲間陳繼儒著

詩敘

唐詩集註敘

余纂有十異人傳。酉陽唐君其一也。君四歲喪明。猶未受師句讀。問之八方五色不復有。若聲音點畫種種文字。懵如也。稍長。堅坐無所事事。輒以耳受書。從旁讀三番。旋即記憶。久之。貫串經史諸子百家。及稗官言。而最喜作詩。有集行于世。多為通人所賞。太守



繩齋許公。延見賜粟帛。鹽臺修齡楊公。旌其廬曰耳  
學淹通。又捐俸爲君刻唐詩集註。而陳罔卿張參知  
諸君爭資助之。其詩幾百卷。大約昉高棟正聲。及李  
于鱗。選而稍益之。精汰諸箋。附以己意。典而覈裁。而  
文既不掇擊古人。而又鮮遷就附和之弊。譬如古太  
師審樂。清濁高下。皆從靜深篤摯中來。彼后夔季札  
雖精專門。不逮也。世人不解詩。遂不解奇君。卽奇君  
者。不奇君博而奇君目。嗟乎。此未易與俗人論也。經  
云。天去地八萬四千里。吾曹仰天而見日月。則日有

八萬四千里之分量。若無日月。又無燈光。目雖具。悉  
與唐君等第。世界人但能以三光見。而唐君又能以  
不見見者也。其書無所不流覽。其箋註無所不採擇。  
不握管而筆端有眼。手眼皆備矣。今人六根具足。  
授以此詩。不解句讀。或以上註下。或以下註上。首尾  
顛倒。莫知指歸。間有因文解義。略雜音聲者。非熒火  
借光。則眼中着木。拂子相似。試與唐君說詩。吾不知  
其明睛果安在也。古之異人。廢心而用形。今之異人。  
廢形而用心。好學如唐君。覺上帝之五官無權。而蒼



頡之六書可廢。異哉。有目者得此詩而讀之。將無愧死也夫。

楊少詹寧澹齋詩集敘

蘓文忠云。仁宗朝有十三榜。數其前三人。凡三十有九。不至公卿者。僅五人而已。萬曆甲辰之榜。崑阜楊公魁兩元。海內想望其枚卜。大展經綸。太平之手。而位不登上袞。年不稱上壽。往往致疑于人。理歸責于造化。將無蘓文忠之議論。果未足信歟。抑亦時異勢殊。前無援。後無推歟。頃皇上特敘公舊勞。贈少詹。賜祭葬。綰髮孤孫。齒于胄子。聖天子恩至渥矣。識者追悼公有出門折軸之恨。余曰。是何足以知我楊



公也。卽以宋論。由鼎甲晉公。孤者。獨王呂。不愧科名。其他或化爲飄風冷烟。或散爲飛蓬敗藿。兒童故老。愕不能道名位里居者。何限。而王龜齡。張子韶。文文山。人品才華。亘古今。烜赫如故。然龜齡子韶。以禪爲詩。文山以流離顛沛爲詩。使人憤。使人怖。使人掩卷不忍讀。讀不忍竟。公當神祖壽考。作人之時。遼充黔蜀。靜于安孟。士大夫恥談兵。材官良家子。亦未有舞劍弄槩。介駟馬而馳者。朝廷但紗選宿學巨儒。入侍光考。公等荷橐簪筆于鸞坡虎觀之間。退而賦

詩。以咏歌至治。獻酬群心。金石俱鏗。廉肉相準。藹然仁人之言。粹然盛世之音。公亦不自覺其和雅醇深。一至于此。此皆時爲之。亦公遭際然也。往吾友唐元徵謂余云。皇上深居法宮。數歲不朝。叅輦上諸君子。裘馬休休。美食甘臥。惟吾輩講臣。聞雞盥櫛。急趨建章門。供奉東朝。每遇雪虐風饕。凍齒嗑擊。暑雨驟漲。馬踏泥淖中。病不敢賜沐。勞不敢乞假。執掌憔悴。視封疆外吏。勞且百焉。余曰。如公云。講官殆無殘隙餘晷。而吾讀崑阜楊公詩。字鍛句煉。思路微。紀律



整魚魚雅雅無一語旁綴輕放者何以故元徵曰初  
楊君帖括之暇喜攻風騷駕輕就熟神調筆暢非入  
木天時始造次學有韻語也子直染其禁臠肉之一  
倪耳元徵公座師唐宗伯也屈指此言相去不二十  
年光考纂服講求遺簪故劔思得講幄舊臣而召  
用之元徵騎箕公亦遊岱當時如霆如雷朝野稱第  
一等人物無復在帝左右者幸詩之一百四十篇  
不淪爲泰山碑廣陵散則次公扁藏繕寫與門生卓  
令君捐俸流傳之力耳若夫廷對類董生典試類歐  
陽橫經竭沃心之忠掌制得代言之體高文大冊奧  
旨宏詞近可獨步一時遠可垂耀千古非久將懸國  
門不令此詩孤行而已也公識鑒精明操履堅正得  
王文成良知及閩洛豫章講學之功居多生平庭訓  
惟清白孝讓爲諄諄今朝廷世及之典請之次公  
而遜之猶子其門風雍穆可知矣官居金馬養類木  
雞科名之外公別有與天壤俱敝者存豈必朝脫碧  
紗籠暮佩黃金印人羨黑頭帝詢黃髮窮人間蔗境  
槐宮之樂始大快然天下事豈能一手把握之哉公



明香堂 卷之十一  
有道君子也。度必點首于余言。

脩園詩稿敘

古詩云。因緣苟會合。萬里猶同鄉。此言定交之奇也。天寶間。李康成選玉臺後集。自陳隋而下。凡二百九人。而李杜高岑輩。與康成同時。獨遺選中。何況千秋重譯之遙哉。唐大來才名噪滇中。以明經入對大廷。遊于吳楚。本寧太史。修齡侍御。以及吾鄉董宗伯玄宰。膾炙其文。不釋手。萬里論交。遇合亦已奇矣。而大來顧獨深沉于詩。嘗讀其脩園集。靈心適響。麗藻英詞。調激而不叫號。思苦而不伸吟。大雅正始。而不入



于鬼詩童謠里語方言之俳陋。卽長吉玉川復生。能驚四筵。豈能驚大來之獨坐乎。余嘗嘆陸賈南中行記。韋臯西南夷事狀。不經見。爲千古恨端。自趙宋玉斧畫大渡河。棄之異域者三百餘年。賢人絕附驥之榮。王道貽隔化之訟。賴

聖祖恢還版圖。用修纂葺文獻。今南夷西僊之長書。積五車。樓名萬卷。或不得秘典奧墳。則更相嘲笑。以爲愧耻。蓋文明至今已極。而大來適生其時。發皇家學。模範先民。斯亦用修衣鉢之一助也。大來神用清審。志意貞立。當安奢煽禍。貴竹爲梗。大來匹馬從嶺。右間道行。上無飛鳥。下絕人踪。腰箭橫鞭。擊石吹火。凡七晝夜。始得出菁篠莽蕩中。繭足萬里。訪眉道人於空山。余震駭相勞苦。不得怡。而大來謂吾友天下士。方自此始。真磊落奇男子也。今出其著作。與中原巨公相上下。得時而駕。則陸賈韋臯之流。豈獨以詩文行於象胥雞林而已哉。



馴鶴樓稿敘

吳表東海。推王弼洲。楚表南岳。推李大泌。余不佞常侍兩先生。談稅而大泌竊有憂色。曰。詩文厭剽襲。則流而爲鑿空。喜鑿空。則流而爲杜撰。近且攬入方言里語。俳調俚詞。自詭爲回換一新。而不覺狂魔據其心腑。無文之言。能行遠乎。大有力者。欲出而掃除更新之。莫若以多讀書。少應酬。爲第一義。其在我鄉之錢長玉氏矣。不佞與長玉別數年。已魁壬戌榜。官戶曹郎。識者恨不以木天處之。而長玉獨否否。出權滸



野關。關政荒政。傳播於四方。往來之口。而立祠於五  
達水陸之衢。蓋古者有德有言之君子也。余硜硜不  
願叩關。而長玉則寄馴鶴樓稿示余。富哉言乎。得無  
啖綏山桃而豪。食哀家梨而快乎。長玉自少以千秋  
自命。雖治公車言。每飯不忘鉅鹿。釋褐以來。篤購今  
古異書。博綜該覽。醞釀欲成一家言。而數以簿領賓  
客奪之。然猶藺應對。謝獻酬。踖壁篝燈。終宵孤坐。仰  
而思。俯而讀。出之以橫口。橫心。助之以怒生。怒號。怒  
飛之筆力。滾滾乎。壹似洞庭雲夢之吐吞也。大招浮

湘之吁駭也。椒蘭蘅蕙之芬芳也。山鬼雲中君之纏  
緲恍惚也。明徽伊始。譽業方新。自茲以往。駕長轡。騁  
修塗。吾安能究其所詣。所謂其官可及。其年正不可  
及耳。王弇洲嘗語余。昔在爽鳩署中。日與于鱗手抄  
史記文選各一部。舉觥抽誦。以記否爲賞罰。卽大泌  
批閱周禮。以及南北史。皆有小識錄。他經傳稱是。二  
公讀書在弱冠後。未三十。在起家進士後。不自經生  
時也。積玉成圃。萃珠成淵。秣苑主盟。雷抨霆震于東  
海南岳之外。前茅後勁。楚實有人。今舍長玉其誰哉。



長玉風神條暢。志意貞立。厭薄彫蟲。別有軌正督世之意。然滿腦肥腸。時溢而爲振世奇作。于役黔中。撰使楚記。參錯古跡。始末於雲烟過眼之間。大類山海水經註。視零陵圖志。長沙風土碑。奇麗過之。此記之創體。而王李集中之所無也。則發于讀書至足之餘。故也。千秋大業。得長玉大有力者。負之而趨。直取邇來鑿空杜撰之陋習。掃除更新。使人復見左史屈宋之威儀。豈惟張楚競。卽弇洲大泌而後。代興無疑矣。故樂而敘之。

### 渡淮草敘

吾師遡江及淮。春秋已七十五矣。不荷陶輿。不攝謝屐。興所至。必遊。遊所至。必贈。答題詠。或巨公設醴。或同儕載酒。其他欽風問道。踵相嚙而叩者。幾不能容坐。而吾師悠然應之。曾無倦色。望見者以爲神仙。然四五月之交。暑氣燔灼。霖雨徹日夜不止。低頭蓬底。良爲師苦之。及見渡淮草。天真爛熳。老筆紛披。旣可立驅旅懷。兼能坐忘暑雨。雖馳萬里。負五岳。何足難吾師哉。吾聞淮渦有水神。曰支無祈。頸伸百尺。力踰



九象禹命庚辰鎖大索穿金鈴置之龜山足下而水  
患始平今自淮以及吳越水且稽天將支無所復出  
人間則請何法以鎮之師笑曰我過潤州訪米南宮  
之海岳登金山陟蘇子瞻之妙高何意覓漂母金亦  
何力與水神戰子姑讀渡淮草以示我之豪于游且  
豪于詩而已儒退而喜曰師如是其壽蓋無量哉

五言詩敘

張平仲使君居澣墅日在水聲雲氣中閉關以後疏  
巾單複但擁一編燭一鼎吸數升惠泉耳曰我飲水  
焚玉不愁權政愁客至頗妨清臥昔關尹喜僅一青  
牛翁今四方貴游輻湊度關又無五千言授我僕僕  
腰領奈何哉余曰孔明不居成都而好居南陽彼豈  
真戀戀隆中直以南陽當天下之衝因以延攬四方  
豪傑而且得周咨時事故語孟公威曰中原饒士大  
丈夫何必故鄉耶此可以識武侯矣今權事誠不足



煩使君。然賢士大夫道經于此者。皆欲識張使君賢。使君因得以議論物色三五豪傑。以備國家異日緩急之用。則滸墅官舍。故平仲之南陽草廬也。使君曰。余則安敢。且性懶。不解訓對。惟除土種蔬。結棚覆松。一望西山朝爽而已。興至間一賦詩。詩亦不甚夥。五言詩。僅得三十餘章。僕讀之。骨蒼而韻俊。神清而調真。其虛和安雅之意。具見乎辭。非特劉長卿五言。城不能抗衡。卽老子出關五千言。無煩強授書矣。

芙蓉庄詩敘

吾隱市。人跡之市。隱山。人跡之山。乃轉爲四方名岳之游。如獐獨跳。不顧後羣。如獅獨行。不求伴侶。樂矣。然丹危翠險。梯腐藤焦。每欲飛渡而空躡之。無乃非老人事乎。計莫若退隱田園。因作田園詩。張嘯翁許爲同志。和以見跡。并出芙蓉庄詩若干卷。屬余讀之。余笑曰。今詩人集滿天下。其投贈寄懷。率輦上君子。凡通顯有位望者。輒字之。幾于無等。至問其交情。始末。或彼此不相識。卽識。彼亦不復能省記。而必欲臚



次其姓名。以爲行卷羔雁之贄。大都一仕籍而已。嘯翁憐而唾之。凡與交游唱和者。汰不書。所作皆分梅種竹。移菊莠蘭。蒔茶采藥。及料理農桑漁樵之事。事真。故爛熳而流便。興率。故藎至而酣暢。心細。故精綜而條理。品潔。故幽微而踈快。調高。故孤直而清迥。讀其詩。想見其胸次。且笑且啼。且傲且俠。且醉且醒。且仙且隱。日混村童庄客之中。而神游于時局苑枯向背之外。古者罷侯種瓜。逃相灌蔬。龐公條桑。雲卿織屨。其意念亦若此耳。四君子密藏遵晦。并文彩不少。見吊古者深以爲恨。而嘯翁尤幸有此集。流落人間。使人名利之心頓忘。烟火之燄盡息。雖逃世而救世之功寓矣。嘯翁數招余頗切。義不忍作鐵心人。終當一叩芙蓉庄。飲李公窪樽。臥皎然桃花石枕。醉呼張志和。汝曾見而家嘯翁田園詩否。



一曰芙蓉主。趙李公。蜜。許。烟。刻。然。淋。淋。不。可。辨。輒。平。近。  
之。也。寓。矣。潮。餘。幾。許。余。敢。曰。善。不。以。非。難。必。人。絲。當。  
對。人。各。所。之。心。則。志。則。火。之。類。盡。息。輒。幾。世。而。殊。世。  
具。吊。古。清。然。以。爲。野。而。潮。餘。大。幸。亦。北。集。流。於。人。間。

### 借竹軒稿敘

元美王先生嘗曰。古之精刻於言者。往往不盡其本  
壽。楊子雲逃而息于玄。顏延之逃而息于酒。以此差  
過七袞。而要亦不盡然也。樵李金伯韶。自髫年慕古。  
喜爲詩。十九領鄉薦。與陳伯符齊名。皆未冠未娶。都  
人士詫謂一時頓有兩璧人。公車往返。忽遇賢豪。輒  
爲停驂駐轍。相與纏綿數日夜而後別。別則猶未能  
遣諸胸中。往往見之。夢寐詠歌。至于登高臨深。自秦  
山始皇廟。下邳留侯祠。以及齊魯燕趙之墟。蕭寺旗



亭。練裙紈扇。無處非伯韶詩所在。淋漓跌宕。獵獵如驟雨怒風。筆落紙飛。強半爲從旁掣去。賀之囊球之瓢。十而不得一也。余讀其遺稿。漢書評。小史論。淹雅精辨。大類洪容齋。沈夢溪。詩文典則溫潤。潔淨爾雅。茅甲之以性情。肅括之以紀律。上窺陶謝。下亦不失錢劉。識者目爲秘書金馬之才。而遽赴上帝玉樓之召。良可哀已。伯韶秀結英飛。絕塵自上。常欲悉出精銳。一當海內文人。使之面縛啣璧。束手於軍鼓之下。而後已。然而秉尚清虛。好與老僧。共論楞嚴微旨。壹似子雲之逃于玄者。六擯南宮。略不以此屑意。三雅而醉。三商而起。客至弄觚。仆斗復如初。高談霞舉。微言風集。壹似延之之逃于酒者。夫逃于玄。逃于酒。而又不。揚顏中壽。弇洲王先生之論。然歟。否歟。公朗九齡。亾父。便能讀父書。泣叩慈帷。訪求遺稿。殘璣斷璧。悉從蛛絲蠹腹中得來。其幾不爲廣陵散者。倖矣哉。伯韶無年。尤幸有子。故重公朗之請而敘之。



醉吟草敘

吾友吳鳴球以山陰名家。隱于婁江。婁江自王司寇奉常遊岱。海內騷人墨卿。不復至。莫適問主盟者。獨鳴球與李伊玉遊從甚數。更相飲。更相賞。更相倡和。而吳醉白。啣杯抵掌其間。睥睨噉名兒。幾不復安之。眉睫上。三君嘗過。余論稅。余謂鳴球曰。山陰有王季重。詩文橫絕一世。錦人機錦。玉人攻玉。非王季重不可。鳴球肅衣問道。擊節不容口。因徧贊于座客。倪太史諸公。人人恨得鳴球晚也。鳴球詩清快犀利。闡然



有古色。正如寶劍三千。埋闔廬墓下。時時向山椒樹  
杪間。騰發夜半光怪。豈不甚奇。若進而渡錢塘。試問  
武肅王射潮之弩。非以弩勝。以氣勝也。又進而遊會  
稽之山。禹會玉帛之諸侯者萬國。濟濟鏘鏘。來賓來  
王。此非以氣勝。以禮樂勝也。鳴球自山陰歸。其詩精  
猛蹶張。大有氣。法度森嚴。又大有禮樂。合吳越之勁。  
盡洞入詩中。而生平酒人俠士之剛骨。亦稍稍見焉。  
豈得醉吟之助乎。卽以此名詩草可矣。

### 竹香齋詩敘

余訪武山葛氏兄弟。得詩壇于桑篠中。蓋伊祖老楊  
居士。與吳門文徵仲。唐伯虎嘯歌處。宛轉數十弓。則  
實甫竹香齋在焉。昔宋南轅諸名公。或扈駕以從。或  
遁而散處。歸洞庭。閉門課子。暇則種花莨菓。以爲樂。  
故洞庭極有古風。其子孫賢者。更數十世。往往遵禮  
導義。好客能文詞。如實甫葛君其一也。君樂從長公  
震父游。讀書日苦。而詩日益工。玉琢錦洗。塤唱箎和。  
其詩清真幽淡。率以襄陽輞川爲宗。卽近世聲調如



王李流便如袁中郎。海內艷而習之。而實父獨不爾。又屏跡山澤。力追古道。凡少年通脫排率。豪士鉗忌。罵訶。俱葛氏兄弟所掩耳而不願聞也。識者欲避世。洞庭。惟葛氏可以結隣。卽入山尋伴。相與行吟于峯巔水涯。舍實甫兄弟。莫適爲主。亦鮮有登壇授簡而當詩敵者。實甫詩。本諸性情。興至則吟。客至則和。譬之春鳥秋蟬。聲響非昔。而光景常新。此真山林中之鼓吹也。王季重恨兩洞庭峯。筍不蠹。壑布不飛。願請之于帝。以巨靈胡賚詔入台蕩。亂剪數十峰來。仍割其棄餘泉瀑二十通。銀飛雪掛于花山縹緲之上。而游始快。余謂兩洞庭已饒有奇勝。所不足者。豈山水哉。但少詩人如實父兄弟耳。實父何如。曰有竹香齋詩艸在。



倚劔亭草敘

余纂逸民史二十卷。曰逸民如野燒。草灰而根存。亦復如夜書。燭滅而字在此。史之所由作也。睦州有逸民介如汪公。垂髫學聲偶。見賞通人。縫衣數十年。嶒磴不第。退而課子授書。諸君皆通籍貴顯。而比部客星君志操尤異。公笑曰。兒能是。翁復何憂。惟有掀髯捫腹。作太平老詩人耳。公詩有倚劔亭草。其咏物描寫最巧。其紀遊敘狀最工。贈答纏綿而有情。寄懷感慨而多致。吐納清真。駢使流便。讀之如在喉嚨胸臆。



間而不知公之朝組暮織。日煨歲煉。所謂筆隨人老者也。大抵子弟憑藉父兄。流而爲驕。爲橫。父兄憑藉子弟。流而爲愚。爲俗。公榮利不知。生產不問。飲食惟詩。寢處惟詩。幾忘其老之將至。公常有句云。若無著作千秋業。何限漁樵七十翁。髮短心長。自負不淺。蓋公以公重。雅不願以子重公也。釣臺千尺之絲。若絕若續。垂唐而有雲英先生。結廬白雲村。垂宋末而有晞髮先生。無日不遊。無遊不飲。無飲不痛哭。此雖凜凜高風。而至今稱述人口。則大半亦以詩故。今公有詩草流傳。非惟見公精神文采所由寓。卽身享朝康寧之福。目擊諸子志節之賢。視方干謝翱遭際。幸不幸何如哉。故樂而敘之。且以譜諸逸民之史。



題秋潭詩敘

余交秋潭師三十年餘矣。非禮不動。卽動亦不可得。時然後言。卽言亦不可得。晚投黃葉庵。修竹百竿。老桂一樹。村深水曲。雞號燐飛。一味闐然。塊坐而已。第師名自微而顯。客造請無虛日。然僅見師者膚耳。若其容與出沒。如鷗戲春海。飛動儼快。如龍躍天門。卽唐宋以來。詩人之能言者。未之或先也。師究心生死。一切語言文字。直作鸚鵡嬌。秦吉了。無復置輕重胸懷間。而讀其詩。則居恒枯木寒灰之意。隱隱見于筆



端昔人謂詩不在廊廟不在山林而在方外信非虛語昔于頔守吳興集賢殿御書院有命特徵皎然集頔遂採而編之納于延閣書府此事豈可望今日第詩中有元紫芝僧中有黃叔度而不以炤示來禩皆吾黨之故也故熙時屬敘陳子而傳之

### 吳凝父詩敘

癸丑結夏洞庭先有私戒此去科頭抱膝非詩人不見既至翠峰山居履綦栩栩有客不通名而唐突特甚麻衫草履余蓋望而知其爲吳凝父氏也凝父故名家性不喜山中卓鄭之習而顧獨嗜詩詩清遠娟秀本之以情性而擬議之以古人久之自成爲凝父一家言當其研深入微處真堪與王孟入林而其次亦絕無郊瘦島寒之病貌得凝父者或咤其骨見衣表疑以爲深山道士而余每手其詩輒謂數千年西



子之黛不在東西洞庭。而在凝父詩卷中。可一覽得也。凝父素心。欲髡髮不可得。拾松枝酌清泉以獻母。退則自詠自歌。其踪跡半在笠澤蕭寺間。幸而得志。爲垂綸捧釣之志。和筆床茶竈之龜蒙。不幸貧以老。則依浮屠氏。如陸鴻漸擊木痛哭。發之爲長吟短謠。以寓其畸人狷者之意而已。故自序其詩曰寺稿者。以此。

曹儕孟詩卷序

畫由禹之鑄十二鼎始也。後世緣而爲畫。畫幽風及鎖諫之類。以寓諷焉。故雖出于繪人之手。而其迹則附經以行。自宋立畫院。使諸人待詔其中。率以粉墨賈寵。于是繪賤而高人奇士。如黃痴倪迂者。僅以酣歌廓落之韻。寄之山水。率非爲名也。夫詩亦然。詩始于康衢之謠。徵其音。足被絲竹。然而未嘗有意于詩也。豈惟三代。卽曹孟德。藺練軍旅。不啻啻以詩擅名。獨時露于橫槊飲酒間。至于建以才著。而意緒大可



憐矣。故詩者英雄男子之唾餘。非千秋物也。詩至曹  
儕孟神矣。亮節激響。如吐商金而叩哀玉。蓋嫡視晉  
魏以上。而季孟開元大曆之間。儕孟于此道何所不  
有。然豈足以盡吾儕孟奇也。生平少有奇畧。方將服  
乘海內之上駟。以立見其穎。曩者制舉一出。往往折  
其曹耦而屈之。茲特儕孟之餘音剩馥爾。譬之芙蓉  
紅樹。足以裝綴溪山。第謂能盡秋色。未也。雖然。今人  
見王痴倪迂畫。千載而下。如想見其磅礴不羈。睥睨  
一世之意。今手此一編。其亦可以見吾儕孟也夫。

陳無非詩敘

古人生同時。習同事。美不能兩勝。則名必有所掩。名  
爲所掩。則兩相遜避。獨割一席。以擅其名。夫水火之  
不相親也。子午之不相見也。蓋各司其事。而卒之火  
燥水濕。子進午退。皆有以相化工。而載陰陽之權。以  
收利于天下。吾鄉陳無非。爾有振長三君。皆俊年也。  
澤泖磨盪。結爲彈丸。乃有三子。分茅而聚國于文壇  
之上。所治詩秀可食。翠可滴也。一掌之地。安能勝三  
子。顧無非竟以偏師擣浙士之窟。而空其羣。以麗祖



宗之苗裔。爾有兄弟。燁燁雙璧。掩映崑陽。昔儀秦二子之縱橫也。西秦六國分符而相。張長史與顏魯公同學正書。知不可敵。退而悟舞劍負薪之法。爲草聖以名世。其德在中國。猶龍公出函關之流沙。所謂日月不並生。兩賢豈相厄也。今無非畫浙水而伯。爾有兄弟。畫泖水而伯。而詩名熾然。皆能樹奇于兩國。而谷不相掩。三君子其亦有古人之心也夫。

戴元鎮詩敘

戴元鎮旣成進士。天子賜休沐歸。爲謝一切郡國守相。及賓客之羔雁。乃從修竹岡下。發其故所埋詩草。手理之。其門閭寂。如給孤園。而其據梧詠歌之聲。遠與浦上濤相韻也。業成貽書陳子使爲序。余惟元鎮之道昌矣。顧何取于山澤之言。而強以糠粃前導哉。甚矣元鎮之好奇也。廣南之人。孔雀以爲腊。鸚鵡以爲膾。而獨烹蒲菹。菡筍以供客。仙人道士高冠峩峩。長劍陸離。而不能舍芙蓉之佩。薜荔之裳。甚矣元



鎮之好奇也將無類是歟。元鎮爲諸生時其志已在千古象緯以前。鴻寶以後皆朝暉而暮漁之時。一奏韻語秘不示人。第形與影賡和而已。而顧獨睨余甚。以是盡發余以枕中之奇。余讀之松風度而孤雀鳴也。酣者破章邯而靜者入淮蔡也。雍雍肅肅。遽伯玉之車音。而孫真人之嘯聲也。疎疎莽莽。灌壇之風雨。而蛾眉秦岱之積雪也。君之技何以遂至此。元鎮負經世之畧。而多遺世之志。其名落風塵馬蹄間。而其夢長在江鷗野鹿之外。即使啗無一言。故大曆詩格中人也。况悠然矢天籟而吐清商乎哉。元鎮未遇時嘗乞崇明一塊土。爲博士弟子師。胸中感慨犖落之氣。悉付波臣滌之。已復挾其所謂烟雲百變者。盡發于文章。而乘海之筏。遂爲浮漢之槎。今詩特君泮泐之一勺而已。元鎮孝友忠信。不言而躬行。其吏材如鯨擲鶻起。人必有能物色之者。而世顧借君不與三尺之藜爲恨。夫青蓮浣花。豈盡老石室間哉。且石室諸公無不束錦。願一當戴先生。則元鎮自饒有千秋矣。



汪希伯詩草

吾嘗與山中友人夜談曰。吾輩詩文無別法。但最忌思路太熟耳。昔王元美論菟止。拈易所云日新之謂盛德。余進而笑曰。孫興公不云乎。今日之跡復陳矣。故川上之嘆。不曰來者而曰逝者。人能覺逝者爲窠舊。爲糟粕。而肯戀戀于已嚇之腐鼠。不靈之芻狗爲哉。天馬拋棧。神鷹掣鞵。英雄輕故鄉。聖人無死地。彼于向來熟處。步步求離。刻刻不住。此謂真解脫。此謂真喜捨。此謂日知其所無。右軍萬字各異。杜少陵千



首詩無一雷同。是兩公者。非特他人路不由。卽自己思路亦一往不再往。嘻。此吾所以重賞于希伯也。汪希伯新安名家。客華亭爲寓公。杜門苦吟。其思路甚異衆人。近者使之遠。夷者使之險。淡者使之雋。蓋詩道之至新也。新則變變則傳。何疑。若夫穿天心射月脇。騰玉價走珠聲。人與骨皆已朽矣。我希伯能之而能不爲者也。

### 姚叔信詩集敘

余讀青峩居士詩。旣已敘而傳之。居士姚叔信先生之玄孫也。已欲訪讀叔信先生集。其孫爾肅出之。襲錦中。爲一奏余。始知姚氏子孫之騷雅。蓋自叔信始。叔信當時倡和者。皇甫子循。豐存禮。周公瑕。文休承。吳少君。五六人。此一時詩壇耆宿也。先生與子循輩皆已物化。其碩果不食者。僅一金華吳少君。在少君如病猿驚雀。不與世相馴。而少年走名之士。喜僻躡朱門。亦遂不復物色之。今支離蕭寺旁。與破瓢短



明香堂 卷之十二  
杖相語而已。少君每謂余秀水有姚叔信者。真詩人也。今老死。其人不可得。余聞少君語。退而按其詩。清真恬和。溫雋安雅。蓋唐人之矩矱哉。三唐姚氏。最以詩名者。惟姚合與鵠而已。以合之間居二十首。鵠之綿州諸篇。置叔信集中。莫辨也。叔信掩抑藏匿。不肯噪。目前區區尺寸之名。至爾肅出。始能名姚氏一家。言人之不可無子孫如此。吳少君無子而鬚髮尚無恙。錢茂穀趙汝師尚能梓其詩以傳。如周公瑕八十而後無聞。度生平著作。非并入筆冢。便作太山無字碑矣。可嘆哉。余以是益重爾肅之能不亡其祖也。爲敘之以告詩人之有後者。



顧仲方詩敘

昔人論詩。最以詠物為難。非胸富五車。不能驅使。非識超三昧。不能剪裁。非巧手終輪射鵰。非肖形反慚畫虎。此其解在有意無意之際。若離若合之間。求之菴林。得仲方顧先生焉。先生吾鄉之禮樂名家也。生平嗜文史。癖泉石。其綺歲聲已籍籍。晚益名噪都下。所著有蘭玉稿。筆花樓新詞。公卿士大夫得其片言。無不以為青鳳毛。白狐腋也。先生以乙未奉簡書餉邊。出入諸將軍戰壘。及胡沙宿莽中。黃雲凍月。落落



馬。上。爲。一。聽。蘆。葉。醉。葡。萄。而。歸。歸。買。舴。艋。順。河。流。南。  
下。途。次。寂。寞。因。于。叩。舷。之。暇。賦。詩。以。消。客。况。不。一。月。  
而。得。百。篇。黃。頭。奴。驚。問。蓬。底。五。色。雲。起。則。先。生。之。咏。  
物。諸。什。在。也。先。生。嘗。以。示。余。余。讀。之。綺。不。傷。質。艷。不。  
傷。骨。巧。不。傷。氣。奇。不。傷。格。可。謂。斲。輪。之。妙。技。拔。俗。之。  
兼。才。乎。蓋。君。家。顧。氏。代。有。異。人。而。先。生。猶。能。總。領。大。  
雅。冠。冕。東。南。其。結。爲。名。園。饒。綺。閣。古。木。及。烟。雲。之。勝。  
則。辟。疆。遜。麗。老。筆。酣。勁。前。無。古。人。則。虎。頭。遜。奇。四。方。  
名。賢。至。者。爲。下。榻。投。轄。日。相。與。焚。香。煎。茶。摩。挲。鼎。彝。  
金。石。以。爲。快。則。阿。瑛。避。俠。今。天。下。雅。道。寥。寥。矣。仲。方。  
者。豈。非。一。代。之。魯。靈。光。哉。至。于。咏。物。之。作。特。得。先。生。  
剩。餘。余。故。擴。其。生。平。敘。之。使。海。內。士。大。夫。知。所。以。重。  
先。生。者。不。獨。讀。其。詩。而。且。以。定。先。生。之。品。爲。千。秋。人。  
也。手。不。忍。別。余。日。夜。分。矣。公。無。渡。河。君。宜。指。賦。獲。笑。



也。骨巧不傷氣，奇不傷格，可謂斷輪之妙技。拔俗之  
夫。主者不辭其精，而且以安。夫主之品，爲毛、煉、人  
陳。翁。余姑。謝其主。平。途之。與。戰。內。士。大。夫。峨。而。以。重  
者。豈。非。一。升。之。魯。靈。光。哉。至。于。浪。浪。之。非。楚。爵。夫。主  
金。不。以。爲。貴。以。剛。挺。鐵。於。今。天。不。能。敵。寒。寒。矣。於。衣

### 文游草敘

余。睡。茗。帶。菴。彭。君。宣。自。大。梁。來。排。闥。直。入。造。次。如。平  
生。或。曰。詩。豪。或。曰。節。俠。余。熟。視。良。久。曰。千。尺。擎。天。手。  
萬。丈。懸。河。口。其。古。之。豪。雋。大。人。耶。留。之。小。飲。送。舟。次。  
握。手。不。忍。別。余。曰。夜。分。矣。公。無。渡。河。君。宣。指。臧。獲。笑  
曰。此。曹。皆。鐵。小。兒。善。刀。槩。飲。矢。百。步。外。取。悍。賊。如。取  
兔。雛。子。無。慮。因。長。嘯。而。去。至。是。遣。長。鬣。賁。風。雨。歸。庄  
圖。一。幅。文。游。稿。寄。余。不。覺。大。叫。奇。絕。奇。絕。董。宗。伯。嘗  
作。余。山。山。居。七。言。律。見。者。艷。其。詞。之。工。畏。其。韻。之。險。



君宣舟行不數里。茗熟不數刻。和詩遂得二十首。最敏捷。最俊爽。最天然熨帖。皆吾兩人思路中所不到也。君宣擁侍御藏書數萬卷。栽名花數千種。往來多豪傑士大夫。傾海內交游之半。凡獻酬登眺。哂笑嘲謔。往往發之翰墨筆札間。奔逸而爲長江大河。震聾而爲飛霆走電。不雕不琢。不僻不澁。不瘦不寒。直嘔其性靈之所欲言。乃大快。以君宣才華雄傑。議論英偉。若置之緩急要津。笑揮白羽。怒裂黃麻。明目張膽。慷慨爲國家擘畫中外大慮。必能使模稜手。囁嚅翁。唯唯悚懾於楯陛之下。敢出片語相送難哉。韓魏公生平未嘗許人以膽。君宣真其人矣。君宣曰。唯唯否否。吾家牡丹異色如斗大。秤之可得二斤許。開時遣飛騎送入山中。予先爲作詩敘寄我。時事如此。除花與詩外。勿復多言。陳子曰。卓哉君宣大有識。以識輔膽。天下事何事不辦。寧獨詩文敘其詩。同舒元輿牡丹賦寄之。卽以代徵花券。



醉禪草敘

商山吳醉禪。訪余白龍潭。恂恂篤士也。已出其詩草示余。多有今昔人不曾拈出者。余咄咄嘆賞。出入懷袖間。而君自署曰醉禪。當其瘦行孤坐。冥索窮搜。雖鬼神莫能窺其思路。至於酒醺之後。伸紙揮毫。不覺馥溢膏餘。英飛秀結。醉乎禪乎。詩乎。其在三昧十地之間乎。昔管公明與子春談。飲清酒三升。然後雄辨縱橫。無敢對壘。王洽之畫。張長史之草書。醉時頭漬墨。潘中而書畫神采百倍。酒之不容已如是夫。余酒



量當下下戶。故詩思無所醞釀。頗類枯澗之水。上瀨  
之船。若吳君人龍復酒龍也。鞭雷斥電。雷雨之動滿  
盈。復何疑哉。君自今以始。請封麴部尚書。稊林祭酒。  
而退院老禪和。則以遜之。眉道人何如。

玉鴛閣詩集敘

攜李故范少伯西子之舊游也。南湖水落。粧臺之明  
月猶懸。西郭烟銷。綉榻之彩雲不散。遂使當年之紅  
粉。幻出絕代之青娥。秘枕異書。結禱名士。陽春賡和。  
鸞鳳鏘鏘。子夜于飛。蝴蝶栩栩。肝腸如雪。能吟柳絮  
之詞。志節凌霜。直擬木蘭之操。筆床茶竈。不巾櫛閉  
戶。潛夫寶軸。牙籤少鬚眉。下帷董子。烏銜幽夢。遠只  
在數尺牕紗。蛩遞秋聲。悄無言半龕燈火。手翻貝葉。  
十指生香。詩嗽蓮花。一塵不染。煨煉成慧。心道骨。惟



知織素流黃。洗刷盡綺語艷歌。真欲惡朱奪紫。若向  
公車待詔。必然金馬秘書郎。可憐洞府修文。竟作玉  
皇香案吏。秦簫頓咽。范叔何堪。痛丹鉛已蝕于烏絲。  
幸綠字尚縈于蛛網。是用收遺文于琬琰之上。掃人  
間粉黛三千。庶幾續清韻于騷雅之餘。振古調國風  
十五。縱饒竇韜妻織錦。馬用文之。卽遣衛夫人吮筆。  
啜其泣矣。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十二終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十三

雲間陳繼儒著

時文敘

唐道徵文敘

唐道徵性地孤直。面目嚴冷。自讀書掩戶而外。斤斤  
如也。故其文恬靜貞潔。有吉人之風焉。如其人矣。旣  
舉廷試第一人。海內有欲行道徵文者。于是唐子問  
序于陳子。陳子曰。唐子志士也。而猶欲以文行者。何  
也。唐子曰。爾不見瓦石之在地乎。小兒羣戲。或削以



爲碁。或累以爲塔。老人長者。過而見之。則笑其穉且鄙。然方其爲碁與塔也。小兒其忍遽釋之乎。以小兒之耳目手足。悉縮而聚于瓦石之上。則瓦石尊矣。吾非欲尊吾文也。吾將以吾文爲碁爲塔。相與兒戲焉。何不可也。至于日暮羣散。一笑而已。又至于升冠戴弁。不習兒弄。儼然如老人長者。思之亦不過一笑而已。吾又將以吾文與天下爲碁爲塔。相與兒戲焉。已。公此一笑。何不可也。陳子聞之曰。有是哉。唐子之言也。其言幻矣。其言幻。故其文亦幻。吾乃知唐子之視富貴。必以浮雲相命者也。雖然。天下國家。非瓦石也。異日由狀元作宰相。執虛捧盈。若爲碁爲塔。惴惴然惟傾仆之是懼也。則幾矣。不然。吾懼小兒之攘袂而笑子之後也。唐子曰。善。請以敘我文。以代紳語。



董玄宰制義敘

予與玄宰竝游膠庠中。若宮商相生。水月相赴。大兒  
玄宰。小兒仲醇。世之人靡不左袒兩生。爲齊晉兄弟  
之國。自予裂青衿。投檄郡長。而玄宰亦遂舍學宮。鼓  
篋而北游于橋門之下。遂儼然改玉。若取諸寄。天下  
于是盡知有董生。然而盡董生奇者。十而不得一也。  
董生精于玄。詣于禪。黃冠緇衣之徒。往往鎖口閉舌。  
若飛蟲之當黃鵠。而野干之遇玄象。若至其灰燼糟  
粕。嬉笑怒罵。發而爲詩歌。爲法書。爲繪烟雲樹麓。則



奴隸一時。而季孟千古之上。嘻。幾于不可知矣。故自舍舉子而外。海內有能盡董生奇者。十而不得一也。董生之廉重。不敢爲非禮非義。而薰煉淘洗。必欲至清遠而後止。此其意。兩生畧相同。但三教之業。予讀書不求甚解。而董生心如墻壁。予薄乎云爾。而董生若勘疑獄而探虎子。蓋其疎密不相對。深心淺心之不相償。此非獨今日。所謂李廣程不識之兵。得之性成。非可強也。今董生龍舉。陳生鴻冥。雄飛雌伏。火燥水濕。各成其是。而悠悠之徒。或借董以窺陳。有投予以雞肋。而嚇予以腐鼠之肝者。嗟乎。丈夫不再辱。豈有高臥清涼之蔭。而復置公鼎俎。其肯寒裳而就哉。昔東坡欲以仇池石。易王晉叔韓幹二散馬。晉叔難之。錢穆欲兼取二物。蔣穎叔欲焚畫碎石。竟成聚訟。予請以石歸蘓。以畫歸王。今日請以陳生歸陳。董生歸董。



楊彥履稿敘

彥履之文三變矣。其始也。如寒潭清澗。空綠射人。已而讀書金閨。則虬嘯鯨擲。往往挾風雨而上。已而至長安。則雖雖肅肅。安重而寬廣。如蘧伯玉之車音。蓋其文三變。而變幻多。則知者愈少。秦越人伯兄之聲。不出家。仲兄之聲。不出鄉。而伯樂之教子相馬也。不以千里。而以百里。曰。今天下盡欲乘百里馬者也。彥履之文神矣。乃時時爲南宮所屈。彥履笑曰。我以神往。而彼以形求。我道是耶非耶。請更進馬。我將進于



百尺之竿。三寸之鈞。以遊戲而弄丸馬。于是閉門著書。日供花一甌。碾茶一餅。出籠中數束文。焚異香。讀之。昔張燕公携文謁友生。時正得宮中媚香。號化樓臺。友生焚以待燕公。燕公出文置香上。曰。吾文享是無忝。蓋彥履之文亦如是。

鄒公履稿敘

吾松峯九。僕得其三。縛茅種樹。絃歌其中。與一二野衲逸民。共結人外之游。高座授經。非余好也。然又不欲爲矯分抗情。門外屢至。輒便引內。間日流連。如所謂斗酒相娛樂。奇文共欣賞。此語僕誠有之。往歲鄒公履來訪。以文奏余。余灰心此道久矣。讀之不覺橫挑伎倆。蒲團之上。眉舞肉飛。噫。君之文。乃能奪我乎。夫越石却胡。劉根召鬼。此以聲奪也。趙娣入宮。邢夫人望而泣下。此以色奪也。漢徙新豐市。不失尺寸。卽



雞犬皆認識其家。此以格奪也。謝玄以八千人。當苻堅九十萬之衆。楊行密以三萬人。當朱全忠八州之師。此以氣奪也。高孝珩鳩避畫鷹。黃荃鷹掣畫雉。李伯時寫殺一川花馬。此以精奪也。又其至者。如魯陽揮日。錢鏐射潮。神仙奪陰陽之數。忠臣孝子奪君父之心。變化窮極。不離方寸。而況區區文章之小技乎。公履筆有口。文有膽。江東之才。無出其右。而又沐浴于家學珠玉之淵。其文聲香味色。與夫格調神情。種種奇幻。殆不可以知知識識者。卽不佞灰心道人讀之。且無所不奪。則其能奪主司之鑒。與造物之權。可知。僕旁觀人。當自不妄。無已。請質之君家學憲先生。



楊去奢制義敘

吾友楊去奢。恬淡寡慾。落落穆穆人也。古今文妙絕  
一世。北面執經者。傾遠邇。時流投之友。則友。不喜走  
少年場。相國聘之師。則師。不喜逐大人游。遇飲則飲。  
不沉湎。遇奕則奕。不惡戰。遇詩則詩。不苦吟。同舍生  
及及門弟子。強半爲顯人。華裾駟馬。呵噉巷陌。訪求  
楊先生。不拒。去亦不報謝。釜戛壘恥。不聞嘆息聲。及  
怨尤可憐之色。語云。火知三日玉。貧試一生心。去奢  
之語矣。去奢試每高等。食餼心厭之。又無資以入國。



學。意將罷去。行游名山。陳子戲之曰。此欲祭酒不得。臣學官不得友也。自古業左而數奇者多矣。公孫弘常退歸海上。四十學春秋。鄉人再推爲射策。遂第一。劉向數十上書。每聞報罷。後以穀梁春秋議三十餘事。終爲漢名臣。夫功名寧有定局哉。功名早。父母受其福。功名晚。百姓受其福。而已何與焉。去奢之制義。今之公孫劉向也。其晚合無疑。僕請爲去奢梓之以傳。昔如明珠之光。光還自照。今此珠一出。照乘照千里矣。俟去奢異日。名遂身退。然後與陳子逍遙人間。春泥中踏鬪虎跡。孤峯頂聽凍猿啼。余未老猶能摩洗雙眼。待去奢也。



雕蟲草敘

昔李鄴侯。勲名已就。度無可談者。則託之好談神仙。而蘇眉山之才高。則好談鬼神。是二公者。意在玩世。故其言可以得已而不已。若制舉義。雖英雄白首。困頓于藏鉤射覆之中。而必欲援之以涉世。則其言又不得已而不已者也。吾友范長倩。袁吉卿。雷元亮。意氣飛揚。落落不能甘雕蟲業。而時一俛首爲之。皆鼎足菘苑。各秉地靈。吉卿元亮自江右。故其文如潯陽之水九分。而彭蠡爲之滙。廬岳千仞。屹然鎮之。而星



渚壽樟之奇出焉。長白自江左。故文多雋勁。有東吳  
霸王之風。俠鬼鼓盪。吞震澤者八九。三君子畫江水  
而分兄弟。雖操技不同。要之宮商各自爲音。孔墨各  
自爲治。其于弼拂大雅。以暢所欲言。則皆千里比肩  
者矣。長白吳鈞也。吉卿元亮豐城之鏘也。東南寶炁。  
漸耗未盡。今且鳴且躍。而出墓宮三千。與埋獄片鐵。  
精爽相射。不至噓風雲。而合雙龍不止者。不佞以閒  
道人。第取兩丸投空中。一觀其騰擲翔舞耳。雖然。三  
君者挾神物以遊世。而當今關右遼左之上。魍魎翕  
張。其尚能進而從事于賈長沙之長纓。班仲升之秃  
管乎。三君奮袂曰。能能。不者。陳先生其不以是編爲  
談鬼神神仙者幾希。



虎嘯軒稿敘

少年好談俠。俠者特英雄之殘。潘餘唾也。吾授經于  
弇洲太原家。兩公推轂顧益卿先生。不去口。客曰。大  
俠耶。兩公目攝云。是何言。造物千椎萬鑿。始鍊得顧  
益卿一人。爲國家緩急之用。張中丞肖甫定浙中二  
變。全賴其力。已鎮遼陽。鼓舞李家父子。節縮金錢數  
十萬餘。蓋將大創三韓。使東陲數十年無事。而與朝  
議左。其金錢悉付之後人。徒手南歸。與故交諸父老  
轟飲。一似貧措大耳。英雄哉。益卿也。先生嘗以書招



余不得赴。而時時從王崑崙郵筒往來。王崑崙者。先生兄事之。當撫遼。築亭儲酒。以待崑崙。崑崙執操堅。不肯單騎度漁陽。作蓮花幕下客。先生分俸。及紫團參。貂襜褕爲餉。以成其介。介山林之節。海內由此兩高之。先生之子玄岳。以崑崙待予。予遜不敢當。今出守南雄。最有聲。玄岳之子元善。頃拜平湖令。卓異蹕絕。鄰郡邑有兩造者。皆願搏頽質。成于願。令君心乃服。英雄故有種哉。元善寄虎嘯軒稿示余。讀之嘆曰。夫文亦猶虎矣。題有鬪。有糾結。而元善解之。則跋摩異僧之杖也。題勢猛悍。而元善格之。則楊忠之左挾腰。右拔舌也。見題神而不見題。如見虎而不見石。則李將軍廣之飲羽沒鏃也。以元善才識膽畧。本之英雄。而英雄又得之家授文章。小伎筆墨。偏師烏能展其八面才之萬一。卽當湖斗大。直談笑一彈指間。方今東省黔蜀。貌若粗安。瘡痍未起。流亾未復。全遼千餘里。淪爲旃酪之侏儻。奴且餌西虜之犬羊。漁朝鮮之螭蚌。視門庭寇緩。視門戶戰急。豈復顧先生左司馬時耶。沈僧照嘗按獵中道而還。曰。國家有邊事。須



卷之十三  
還處分。問何以知之。曰。向聞南山虎嘯耳。俄而使至。元善之有虎嘯軒稿也。獨俠于文也乎哉。英雄之意念深遠矣。

探珠草敘

吾嘗恨范少伯報吳。沉着而不痛快。伍子胥報楚。痛快而不沉着。惟子房兩無憾焉。其他詩文而至韓杜。書畫而至顏魯公。吳道玄。皆足以當之。不意垂老得見孫楚。惟探珠草。恨未見其人耳。吾聞楚惟異才博學。嫻古文詞。詩歌業已板行於世。大噪人口。而又驍雄魁岸。工騎射。善食酒。飲數百斗。精明不亂。抵掌古今朝野。天人王霸之辨。皆鑿鑿曉暢。中情實。將相門風。楚惟肩之矣。楚惟嘗省覲榆關。腰弓插矢。平頭單



明香堂  
卷之十三  
絞衣控足馬往來。關吏候人。不知其爲孝廉。且不知  
爲樞相子。樞相臨戎。楚惟陰爲運籌。大有所補益。推  
轂正人。夾袋名將。世人不盡知。楚惟。楚惟亦不願以  
此見知于人。其居恒沉着痛快。皆此類。而又何疑於  
文哉。楚惟苦心於文。正如珠藏於淵。而欲縋數萬丈  
不測之底。索而求之。雲霧滃生。霹靂怒鬪。其不與珠  
皆沒者。幾希。今得珠如丸如卵。如大月。光明陸離。幾  
不免爲南宮按劍。吾誠未得其解。雖然。智者不問珠  
而問龍。不問龍而問人中之龍。楚惟人龍也。方且抱  
珠熟睡。而又誰探乎。獻孺曰。眉道人何以知之。陳子  
曰。孫思邈與老人語。而驚曰。此必龍無疑。蓋口涎香  
也。今楚惟字字皆香。非龍而何。世目雖憤憤。寧渠出  
賈胡老波斯下。必有購君之珠。而重譯獻之者矣。



紫玉玄居選敘

王臨川云。吾欲變學究為秀才。不意變秀才為學究。嗟乎。今學究且變為老禪和矣。古經史棄勿學。日取零星貝葉之文。渾入于經生言。至名儒不能句。而輒軒使者不能譯。久而讀之。使作者身讀而前覆之。如探他人書。亦往往咯咯喉齒間矣。夫傀儡優笑。試于王公大人之前。未有不厭且卻者。而鄉人小兒。驟得之以為驚。再得之而目定神搖。至形于指畫贊嘆。竟夢心語之間。則何者。以其未嘗習也。習之既久。味淡



而識定。心精而辭約。其言自有不得而不平者。劉歆之古文。楊雄之奇字。史遷子瞻。夫豈不能之。而顧爲此不爲彼。則善言易者不言易耳。豈惟兩先生。雖禪家之語。飛烟噴雲。幾不可以知知。以識識。而所爲本分。鉗鎚尋常。鑪鑄故在也。今經生家。乃欲乞其獺祭之餘。飾而爲虎皮之質。豈不悲哉。吾友項希憲。清真遠俗之士也。所爲文。能以名理輔藻。續而行。其哀集交游之作。汰洗險仄。鬱然先民。卽臨川所謂大秀才文章。皆在焉。余喜近格之一變也。題數語歸之。

### 王昇之制義敘

往昇之下榻。余者一年。兩人每從眉睫間語。退而閉閣。如壁觀僧。終不交一言。余畧無介于昇之。彌加歎重。昇之亦久而安。如是別者。又九年。兩家前後趾錯。或竟歲罕通一牘。類引避者。老氏有云。至治之世。其民雞犬相聞。不相往來。蓋似之矣。乃余數數謂玄宰開吳。今天下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者。昇之其人。兩君每歎余爲知言。庚寅。余方避暑水西園。聞門上剝琢聲。則昇之函所爲制舉義。屬余序之。初奏數章。



則清風泱泱乎。從蘋末而來也。已更快甚。匡廬寒泉。峨眉古雪。墜几上矣。昇之嗜古。憲副公所藏書萬卷。翻譯幾盡。寧以蠹游。而必不肯俛首蟲雕于公車之業。故歲弄金石文者十九。本伎什一。今降心操之。遂臻獨致。譬蒲元性鑄刀。利斷鐵珠。應手虛落。又如長康圖。蘧伯玉車。神韻安閒。肅肅雍雍。曲中禮度。大抵伎無大小。皆從深沉湛思得之。故曰藏心于淵。美厥靈根。又曰深心托毫素。昇之門無雜賓。床無雜書。據梧隱几。浩浩焉。落落焉。所謂其息以六月。其游以九萬里者也。天下之士。惟靜而寡慾者。此其人不可量。真人之以隱。見龍之以潛也。孰得而窺之也哉。昇之居恒扃跡。卽家人罕覩其面。今一日盡脫其穎于文章。使人莫不想見其拔俗出群之韻。然則昇之雖闔戶自秘。名已不經而走矣。我兩人室邇人遠。亦未嘗不日日面覲。若惠莊目擊而道存者。猶第二義也。



宋讓水稿敘

左手取印。右手取于戈。此嬰兒時事也。上馬殺賊。下馬作露布。此丈夫時事也。今遼左閉關。蜀黔戕將吏。齊魯徐沛。有張角孫恩。宋子賢輩。蠢蠢交訐。上方拊髀而思封疆鼓鞞之臣。區區制舉文。何足以當戎索。而余獨謂不然。于忠肅王文成率皆從制舉中出也。國家觭重在此。則上帝之篤生忠賢豪傑亦在此。卽有非常之才。不得從他塗捷徑進。舍制舉將焉往哉。第文士桎梏于窠臼之內。挈瓶于訓詁之中。經史



詞賦不解爲何物。况能讀太公司馬孫吳尉繚之書乎。吾友讓木生長名家。自束髮卽有霄漢虹霓之志。搖筆爲制舉義。騰擲奔放。光明陸離。旁溢而爲古文詩歌。何奇不觀。何怪不儲。發竅澹心。豐肉縟采。真少年中之人龍也。君常苦制舉所束。倘得一當知己。非閉戶著述。隱于仙源鬼谷間。則投筆焚硯。操綠沉金僕姑。掃蕩妖氛。縛取東西叛人頭。爲廝養飲器。而世罕知者。且從而竊笑之。予曰。文武非異人事也。天壤間。惟龍善潛。善躍。又善玄黃之戰。文昌六星。位于斗上。各有所司。而有上將次將。二星麗焉。敦悅詩書。輕裘緩帶。文武爲憲。其則不遠。世無徒以文士相君。而君亦無以一文字爲自了漢。豈惟進賢冠。卽通侯肘後黃金如斗大。吾且幾幾望之矣。



附遊敘

臥游清福編敘

俞使君宰華亭之三年。政潔而民餗。絃歌之暇。手纂  
臥遊清福編。命陳子序之。余聞之。名山洞府。造物不  
付之寇劍車騎貴人。而私之隱君子。此語似有致而  
實否否。夫王公大人之游。或侍宸輿。或領使節。屯軍  
駐驛。問俗褰帷。小有未濟。則兵丁曹伍。腰鎌負鍤。而  
前導之。能使目與足。兩無憾而後止。若蓬翟逸民。不  
過三尺筇。與一鞞屐耳。歷覽幾何。而辱之曰游。則不



得不退尋紙上之陳跡。而指數之曰。是某水。是某丘。若置其身於空青鈍碧之間。以稍自寬云耳。則臥游編者。冠劍車騎。貴人可無。而隱君子不可不有也。且山游之難。我知之矣。巨靈五丁洗鑿之地。半出於神鬼護呵。俗子命車。則風雷雨雹隨其後。非夙具靈根者。不能游。狻巖虎窟。蛟穴鼉宮。與夫族冢叢祠之林。狐狸嘯而鵙鷓啼。非有膽智者不能游。棧腐梯殘。葛枯蘿脆。非捷如猿鳥而頑如樵牧者不能游。寒暑載途。變色而進。喘不續吁。胸與膝拄。非精爽壯旺而好奇者不能游。諸游具矣。而糾於俗務。頓於老病。左支右。非時甚。則興盡者才盡。才盡者山川之秀亦盡。而游不必記。記不必文者多矣。甚矣游之難也。非游之難也。難於上帝之清福也。嗟乎。自古山川幻住。陵谷變遷。海底塵飛。蓬萊水淺。卽天地且無所恃以久存。而何況山川。又何况游者。嘗試訪古今游客姓氏。於仆碑斷礎中。野艸夕陽。冥冥漠漠。而幸有一二記游尚在。則昔人洒雲嘯月。討松論桂之意。彷彿可求。而穆王八駿之所未巡。秦隋六龍之所不及。臨幸者皆得



與巢公一巢。壺公一壺。共縮而游之。凡上比之王玄仲。舉烟爲信。韓昌黎慟哭。縑書詎爲勞逸哉。是編也。無間隱君子。與冠劍車騎貴人。但有清福者。然後出此以授之。

王季重游喚敘

名山大川。特水地二大中之一隅耳。其旋轉生滅。多賴風輪。風輪何在。則文人才子之筆是也。王季重筆悍而神清。膽怒而眼俊。其游天台雁宕諸山。時懦時壯。時嗔時喜。時笑時啼。時驚時怖。時呵時罵。時挺險而鬼。時蹈虛而仙。其經游處。非特樵人不經。古人不歷。卽混沌以來。山靈數千年。未嘗遇此品題。知已大抵山川有眉目。借人而發。又無口。借人而言。若游者非文人才子。正如醉夢人。夢骨以爲丘陵。夢髮以爲



草木夢耳鼻以爲洞門。夢口以爲河。夢舌以爲沙。夢眼以爲日月。夢氣以爲雲霧。困極迷離。游而不得出。則嚙語沸發。輒以一喚爲幸。問其夢何狀。則欠伸呿張。莫能名其所以。俗兒見山迫欲歸。歸則憤憤如故者。何以異此。更有強作解人。漫無可否。每輒言佳。此山水中鄉愿。王季重倔强猶昔。不屑也。季重此記。原以喚舊游。王謝諸人。豈喚此等輩哉。

### 紀游稿序

昔游有二品。而今加三馬。賈之裝游也。客之舌游也。而又有操其邊幅之技。左挈賈而右挈客。陽吹其舌于風騷。而陰實其裝于稠橐。施于今而游道辱矣。吳人遊者。始于季札。彼豈其得已哉。稅國之難。而異迹以逃。當是時。可以高枕而臥。季子之影。老于太湖之濱矣。今游士非獨產吳。然出無津梁。往往藉口子長氏以爲游祖。馬蹄車轂。凌競道傍。甚者青山白雲。不以稅駕。而眈眈長安中。如深帷臥榻。青蓮有云。但識



金馬門。誰知蓬萊山。游道之賤也。寧獨今日哉。王子  
辰玉。以許邁之骨。挾宗炳之好。帶五湖。芥五嶽。欲以  
汗漫之觀。悉收而羅之。雙睫而緣。且小礙。今稍露一  
兩斑于游記中。讀其言。可謂口爲綉。筆爲綵矣。立長  
安四虛之衝。耳目手足。不爲洛塵所埋。而鴻飛蟬嘯。  
時軒然于烟霏林靄之間。高情拔韻。何其處躁而彌  
靜也。余與長孺之嗜游也。與王子同。近者又更其嗜。  
而爲倦草莽。撫躬落落。有深意。意欲遠游。則以床頭  
老易。及王子游山記。展讀數行。未嘗不置我于雲稍

鳥背上矣。候天下他日游道少清。我當從爾騎泱莽  
之馬。相與窮無窮。而極無極。不然。如黃冠解瓢筭  
乞外護。緇衣謝鉢中之餐。桑下之宿。而託棲齋宮。游  
人脫跡山中。而錯趾山外。皆余所不能解。而亦余之  
不敢從者焉。游倦矣。予且解車休馬。手王子紀游一  
編。瞌睡半生。毋與客賈肩隨而趨。爲青蓮老人所笑。





閩游草敘

吾友周公美。神骨適雅。望之如巖窟。圖畫中人。未四十。勅斷家務。有子孝且賢。不遣世事。經懷。公美日與羣從讀書食酒。爲名山游。客歲游閩歸。訪余泖上僧舍。出記與詩奏予。鬚髮之間。尚聚雲氣。第篇中未噉荔枝。登武夷耳。余浮白罰之。公美倔強不肯服。曰。我見入閩者。動以此爲題。然非游以賈。則游以舌。獨余則否。不借郵符。不乞騶騎。不仗地主酒錢。此游之清者也。手無鐮。趾無坎。腰膝無絙帛。賈勇先驅。置兩足。



于空外。置七尺于死法外。此游之任者也。猿不易枝。鳥不變聲。樵牧無故識。伴侶無異同。此游之和者也。游具此三德。而時以詩爲政。游無定時。故詩無定體。余讀之。其色香味。雋於荔枝。而聲調警快。惟幔亭天上無憂。人間可憐之曲。庶几次響焉。公美得於閩者。儉而閩中江山得公美者奢矣。公美大笑劇。余至夜分。霜緘燭跋。猶媿媿談閩游不寘。余目公美曰。寧惟游有三德。卽酒德亦稱是不亂。清也。不辭。任也。不爭。和也。公美曰。人知我閩游。而不知我更有醉鄉游。汝何從得之。盍爲我識數語。以告後之問津者。



新安游草敘

書畫有收藏賞鑒兩家。山水亦然。黃山開徑于普門老衲。張勝于景升老髯。卽新安人。鮮有過而問者。此收藏家也。吾鄉多向白岳禮瓣香。而身輕千里之遙。至車殆馬煩。目眩足繭。而一惟以得登黃山爲快者。此賞鑒家也。游則自吾師始。出不憚傾裝。歸不望飽橐。其真游山水者。亦惟自吾師始。當吾師首路時。某方臥病。每嘆曰。吾安得從而後。爲師捧杖負劔。舐筆和墨。凡叫嘯諧謔。高談雋語。皆退而筆之。以暢山水。



奇麗之觀已而躍然曰有長君元翰在元翰綺歲博學工詩文。崔鳴子和當必奏數百部宮商矣。比歸讀新安游草。覺溫泉飛瀑紅葉白猿紛來接人。雖球之瓢。賀之囊。有如此五采雲氣乎。王逸少云。秋冬之際。尤難爲懷。吾師中秋結伴。仲冬言旋。三月之氣候。以日變千里之耳目。以步變七寸筆端之描寫。摹繪又萬變而不可勝窮。至是新安之山水。收藏家所過而不問者。吾師以真賞得之。猿鳥則應接不暇。烟霞則到處逢迎。發簫筑之聲。賁松蘿之色。蓋兩山以游重。而游以吾師之品題當更重。雖一日三朝。何足以稱重客于臨卬哉。師笑曰。是游也。兒侍之而子敘之。却類陶淵明籃輿。二子在前。門生在後。無爲負五岳。懸五岳圖矣。



馮咸甫游記敘

古之修史者。忠義孝行文苑。各爲傳。江東之家。惟吾鄉馮氏。合而爲一。廷尉公劾論權相太宰。幾中法死。京兆公剡血上疏救父。父子忠孝。炳諸史冊。咸父繼之。刻意好修。與季父學使公爭衡不朽之業。蓋海內望族。無出其右。而咸甫逡巡挹損。放絕世務。咏言屬文。而外。下帷扃戶。卽家人罕見其面。間一出游峰泖間。惟與漁郎樵父。涵雲嘯月而已。曩游兩都吳越。盡紀山川之勝。今春意不得。復爲黃山白岳之游。新安



故多大賈。賈噉名。喜從賢豪長者游。游者至。車騎供帳甚都。故客往往舍山而趨市。甚有羈棲經歲。裹橐而歸。問其某山某水。有噤不能吐一字者。而獨咸甫則否否。不見官長。不借郵符。不通姓名家世。卽猿鳥且不知爲小馮君。彼噉名者。得而跡之乎。咸甫惟不與俗兒作緣。往來吟眺。皆能使三尺藤。六寸管爲政。今其記具在。流便爾雅。真有柳河東蘓眉山之風。非近世游客所敢望也。咸甫著作。播文苑中。無待余言。余愛咸甫之游。以品勝。俟異日咸甫挂冠神武。結禽尚五岳盟。不佞請從而後矣。



紀游稿敘

余之遊于方內也。潛若拳龍。俛若拱鼠矣。至于徜徉山水。微露本真。拾松毛。鑿泉脉。甚則跳擲巖澗。飛行樹杪。遊侶嘲爲野猿孤雀。余不能解。每欲勅斷家事。一了名山之緣。瘦瓢螺鉢。招尋名勝。採秦人之桃花。拭湘娥之修竹。庶幾激觸道機。開豁醉夢。末之吾黨。莫副斯盟友。人姚汝觀。性故豪宕。狀亦修偉。所謂魁然丈夫者也。方十齡。從尊人龍山先生。賦月下梨花。遂能步武。已復從婦翁中岳戚公遊。多讀異書。稍長。



而交謹者半天下士。詩日有名。居恒歎曰。男子挾弧  
矢而之四方。不能裹足閨闈。作鬚眉婦人也。吾視五  
嶽。直螺贏之實耳。頃者暮秋。從武林浮錢塘。逡巡山  
陰道中。歷禹穴秦望。登招寶蛟門伏龍諸山。所至舉  
酒悲嘆。掃苔拂石。墨爲淋漓。余不能從也。歸而讀其  
詩。品奇分勝。互奏清音。抽咏數章。衆山皆響。可謂籠  
天地于形內。措萬象于筆端者乎。昔昌黎游華岳之  
巔。度不可下。乃發狂慟哭。而欲縋遺書爲訣。王玄仲  
登蓮花諸峯。至約寺僧。以烟舉爲信。古人之艱于游  
如此。今虛懷觀道。不杖不屨。于巖萬壑。縮地于掌  
腕之上。使汝觀詩益多。則余之臥游者日益廣。昌黎諸  
公聞之。未必不嗒然自喪。笑余之坐馳也。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十三終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十四

雲間陳繼儒著

賀敘

賀新叅機山錢公大拜敘

今

皇上好讀史書。事事臨摹古人。焚香告帝。手拈六  
相于金甌中。吾鄉機山錢公。特膺首簡。歲在戊辰。正  
屬龍飛紀元之始。

聖人在上時。乘六龍以御天。錢公應之矣。往公侍



神

熹講幄。威儀凝重。音吐安詳。左右睨而指之曰。此太平宰相也。乃廷推兩格于鄉衮。褫奪再忤于權璫。公閉門謝客。噤同寒蟬。幾冷春明之夢矣。

上忽遣使者敦召公于田間。公雖謙讓未遑。而雅意亦欲陳子一言之贈。于是親友彈冠者徵以詞。昔王文成告楊遂翁云。君子之致權也。有道。示之無不受之。量以容其情。擴之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神之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此

言似矣。而非相臣之大根大本也。根本何在。曰清是已。公生平狷潔自好。未嘗先容於許史。厚援于金張。拔自

宸衷。起家最稱粹白。甫聞命。即日榜示司闈。四方士大夫遣賀者。納牘反壁。秋毫莫敢溷公。皆及途望廬而返。公根本既清。近能使一鄉藜藿不采。遠能使百僚心神俱肅。而何以權爲哉。相臣府權。其說始于鮑叔。曰管仲之爲人也。能不失國柄。而後乃發于王文成。文成恨瑾紈甚張。相非權不能克亂。今



上奪威福之柄。于婦寺之手。以還之閣中。又奪閣中是非之柄。于稱功誦德之口。以還之新執政。救時者不敢權。亦不必權。惟有以公之清恕助。

皇上之寬慈。以公之清約助。

皇上之節儉。以公之清坦助。

皇上之平康。以公之清鑒助。

皇上之精明。以公之清謹助。

皇上之兢兢業業。舍一清而外。豈別有謬巧卓詭之相。漢哉。卽目前忠竟未盡。褒卹謫籍未盡。延登譬諸。

天地陽春之候。草木怒生。石可壓乎。魚龍怒飛。水可夾乎。特俟公入朝面。

陛。密密挽回。調衆憤。釋羣疑。雲霧不待曠而消。日月不待揭而朗。風霆不待轟而疾。得人者昌。順人者祥。人情平而天下靡所不平矣。或曰。剝復初交。談何容易。而余獨謂公之救時無難者。有故。公之清。非脫粟布被。織畜不近情之謂也。清于家。如晏平仲之三族。萬石君之子弟。司馬君實之僮僕。何待公而始訓勅也。清于朝。如子罕之玉。楊震之金。鐘離意之珠璣。何



明香堂 卷之十四  
待公而始謝絕也。無欲自無猜。無猜自無黨。無黨自無爭。無爭自無事。愚嘗實之。則與公之所欲無異。上嘆曰。爲君難。已得公。何難也。公亦稽首曰。爲臣不易。今得事真公。之效。無異。各亦姑公之。非。則。堯舜。曷爲其不易也。君臣相遇。心跡雙清。亞相可。上相亦可。鹽梅可。薑桂亦可行。直道之。三代可。法成功之。四時亦可。而權何與焉。大抵宰天下。原有正局。全局未論。任先論清。清人之所必不能清。然後能任人之所必不能任。塗最夷。術最簡。公已預定于文正秀才之時。武侯初出茅廬之日矣。况上且駢除穢濁。以待公地乎。人種而我獲之。猶曰人所貽也。皇上獲之而公食之。可不謂天授公哉。吾故曰。公之出而救時無難也。



賀福建大中丞南公盪平紅夷敘

謝夷人

天王神武。震疊百蠻。凡日所出入之邦。皆納賚獻琛。罔敢有越厥志。自遼黔告警。內外單空。大中丞南公。節鎮閩中。深維調募飛輓之苦。絕口不忍言兵。一切與吏氓綏靜。休息為主。會紅夷抄暴海上。勢難復追。天誅公曰。此夷高準。彊眼赤髮。種落名號。不載職方。部中。舌人未嘗譯而問焉者也。邇來借市爲名。剽漁劫旅。城城彭湖者三載于茲。福興漳泉之咽喉梗矣。前商公遣說士傳諭。旋去旋來。觀井負嶠。桀驁自若。



蓋夷所恃者有三。一曰巍艦。其高如山。其驚海道如地。一曰巨銃。長丈有咫。能毒人于二十里外。一曰堅城。城則孤懸島中。艦則環匝城外。以火器爲長技。以酋長高文律爲腹心。以奸民洪燦仔池貴等爲耳目。以倭奴番鬼爲爪牙。橫行四出。莫敢誰何。彼直鸚鵡視我。度不能出沒風濤。擐甲死戰耳。公赫然震怒。誓衆擣巢。夷遣燦貴等賫書至。獻番鏡夷鳥。獻珊瑚明珠。公笑曰。聖王不貴奇貨。不寶遠物。蠢爾小醜。敢挾珍玩啖我乎。焚賄斬使。無市法。亦無撫法。夷乃入犯。

中左以犯我師。公密授諸將吏方畧。鈎致二夷艦。焚其一。燬其半。酋斬六十餘級。生擒高文律以歸。第妖黨雖殄。寇穴尚存。公遴選千三百銳士。募漁師佐之。夜濟中洋。突入鎮海港。烟焰翳天。呼噪震地。前茅後勁。分路夾攻。又張左右翼。直據山椒。壘石爲城。以瞰動靜。而令遊兵尾擊之。犁沉之。忽見十三艦。海外揚帆而來。夷可二千餘。倭可百餘。勢復張甚。公檄水陸並進。更番火器。以擾其營。啣枚犄角。以斷其援。樵汲不通。聲耗不屬。外艦猝不得泊。則孤城力不能支。夷



始大怖。請緩師。請墮城。請還信地。請歸所掠商人。公姑許以示羈縻。而高文律未燬之城樓。立遣健兒。猱升而上。且曳且焚。而夷之巢穴一空矣。是夕大小夷船悉鳥驚鼠竄而去。此甲子七月十二日事也。功成以後。公區畫善後事宜。不欲上俘宣捷。識者曰。古戎夷不恭。則必戮之原野。肆之市朝。卽水西東省。毛將軍具有近事。械送闕庭。况夷隣浙有鑛盜。粵有濠夷。相望有日本暹羅琉球諸國。伺釁觀變。恐生戎心。此不當宣示遠近。一張我武之維揚乎。露布馳聞。

天子御門告廟。優詔敘勲。各有差。初紅夷發難。或云許市便。或云聽其往來。粵閩間便。公決策進勦。感之中流。則裴晉公淮蔡之斷也。浮一葉之舟。破萬里之浪。飛渡金門。躬提桴鼓。則祖述中流之擊楫也。入虎穴。焚鳥巢。兵法所謂以水攻者強。以火攻者明。則王濟樓船之水軍也。兵餉甲仗。蒙衝遊艇。走舸之屬。不請內帑。不耗縣官金錢。纖悉從部署。節省中來。則陶太尉之竹頭木屑也。撤其壁壘。燔其寶貨。則張奐之馬不入廐。金不入懷也。來則拒之。去則勿追。談笑指



揮我索在手。則武侯之羽扇綸巾也。膚功既奏。公遜之文武將吏。更推本于前中丞商公。直指蔣公。辭封避賞。則大樹將軍之不伐也。公非惟不有其功。并不有其穹名華胄。剛經百煉。氣備四時。遠夷憚其英風。諸執事服其德度。詩云。赫赫南仲。玁狁于襄。其公之謂乎。是役也。行且盟河山。胙茅土。旌儒帥。勸勞臣。而雅非公之志也。故福郡守陸公等。徵文琢石。敘公之憂勤機畧如此。若夫摩崖天齊。可銘可書。則有當代立言之君子在。

賀青浦其山鄭侯榮封父母敘

京山鄭使君。宰青谿。凡三月。肅迎兩尊人至。不再月。又迎封典至。白晢朱衣。搢笏馬上。自郊徂邑。麾幢笳鼓而前導之。使君稽首。闕謝。邑人懽譟擁觀者。以萬餘。曰。鄭使君官可及。年少不可及也。又曰。太公年甫壯。遂邀

天子之譽詞。又適在子舍。此二百年曠典異數。尤不可及也。使君少年。能驚憚悍奴老吏。又能悚服士大夫之耆舊而賢者。顧謂余曰。濂洛書。申韓法。似不足



以治天下。莫若善推其情。而設身處之。蘓長公之文。妙在得情。乃理縣譜也。念青谿貧。凡有兩造。不遣隸勾攝。遣伍伯。如期卽止。不株蔓。不耽延。立訊數言。洞見其表裏毫末。如法卽止。贖暖榜之縣壁。明示無所取。如案具卽止。徵賦以新舊熟荒爲差等。如額卽止。使者之厨傳供帳。不敢過益。亦不敢過損。如禮卽止。其他文學孝秀。以稅奏爲從容談說理解。而暇則篝燈讀書。卽嚴寒奇暑。永夜不輟聲。其文自關自闢。自靈自異。不隨世笑啼。其識度淹雅冲夷。絕無恢浮纒岸。不下人之色。操此治邑。積而至上上考。以疏榮其親。度何難者。而交口艷羨之。何也。夫國家設封爵鼓舞忠孝。內外吏皆緣人情而推之。然非三載最。不獲請。或挂彈駁。不獲請。或臺剡薦。而中兀之。不獲請。或遷除驟。而格于令甲。不獲請。或不及與朝廷吉祥善事。不獲請。他人所難。鄭使君得之獨易。又得之未下車。未奏滿之先。此同籍東諸侯所不敢望也。吾嘗嘆白頭上衮。偃僕政事堂。押五道黃昏文書。內恐獲譽于官府。外恐見詠于少年。此爲親地乎。抑隱忍爲



子孫丐蔭地乎。夫子而孫。孫而至于耳孫。謂目不得見。而耳聞之也。與其經營數十年後不可知之。誰何人。何如鄭使君。及身而榮父母。又何如及父母之見在。而以半通之綸。三釜之養。百拜而庭獻之。爲快哉。使君曰。子產相鄭。蒺藜不生。鴟梟不至。今我青谿之治。何如僑。吾年雖少。視子奇十九治阿。周公瑾二十四而經畧中原。則已老矣。早掇一命以榮親。寧竟僕始願乎。區區之願。懸三無私待民。懸三不朽自待。少而壯。壯而晚。度必大有所建明。以報我君父者。而今遂引美言見市。何賀之早也。陳子聞之曰。鄭使君不恃早達。而期晚成。微庭訓不至此。英雄謹于末路。國手審于收局。松柏撐漢。雲霞竟天。皆以晚故也。而又何疑于使君父子。吾且以晚節晚福卜之矣。



贈內史柱南汪公奉使五方敘

新安柱南汪公。儀顴岸偉。深沉有大度。績文濯行。何太宰聘修銓部志。志成。典核精麗。拜文華殿中書會。殿工鼎新。催督綾紗。薛司空心屬公。推轂之。遂有是命。出使吳越。閩楚。豫章間。公至松。見郡邑長而後。謝絕供帳。觴飲。及一切徵逐之煩。但杜門避暑而已。上下樂其不擾。爭挽行帷。而公以

王命不宿。別陳子首途。徵一言爲贈。今天下無地不難。無官不難。公上迫。間書功令之重。下憫民間。杼



袖之空。心口齟齬。文牒往復。此役良非易易。而余獨私爲公幸之。夫詩詠皇華。咨諏謀度。爲王臣出使而作也。男子始生。懸弧矢于門庭。以明丈夫有事於四方也。今公以才能奉使。而當丈夫之壯游。前有輿。後有騎。所至兵僧曹伍。續食郊迎。旣不煩躡屩扶筇。又不煩伐山開道。探奇吊古。見之謳吟詠歌。豈必羨丘壑之謝幼輿。圖壁之宗少文哉。一快也。公負好古之癖。凡遇經畬史藪。以及竹簡韋編。靈文秘檢之屬。生平耳目所不經見者。皆得從容購訪。而抄錄之以腹笥。又兼行秘書。其載籍幾與張司空李鄴侯等。二快也。吳越閩楚豫章。皆人材文獻所自出。其間多名卿上衮。潛夫大儒。公加意延攬。以展其識。荆御李之誠。小者資切磋。大者告之當事。以備朝廷異日緩急用。不勝彌生之懷刺。張敬夫之夾袋乎。三快也。古人有言。人生無他願。願讀盡天下好書。識盡天下好人。遊盡天下好山水。夫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南柱公此行。庶幾足以當之。無負

王命。并無負異人異書。好山好水。視嚴先生州有九







口誦公有大體。有特操。有沉識。有兼才。遠近讞牒。悉  
絜平亭。而余獨雅重公。孳孳文學。斷獄引經。非近代  
名法家所敢望者。夫古者禮與刑相爲表裏。辟雍之  
設。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紬惡。士不帥教者。以告于  
王。王親視之。國之右鄉移之左。國之左鄉移之右。甚  
且移郊移遂。屏弗與士齒。蓋議禮則刑後之。議民則  
士先之。子產鑄刑書。而不忍毀學校者。正謂刑以繩  
中人。而禮以圍君子。士君子若有廉耻重畏法之意。  
父詔其子。兄詔其弟。朋友詔其曹。偶老幼賢愚。更相  
告語。以足不入公府。終身不見大吏。爲吉祥善事。而  
刑不足措歟。輓近士不古。古所謂望廬而還。及途而  
返者。今且履相嚙于郡邑之庭。里父老謹畏者。竊竊  
指之曰。夫夫也。鄉校之雋也。而所爲若是。子輿母而  
在。必且更徙而去之。宓子賤父事兄事者五人。姬公  
吐握。執贄而朝者百人。度一切閉門謝之矣。毛公嘆  
曰。此非士之過也。有司一有輕士心。稍可緣飾吏治  
者。輒搖手不復道。而法吏則去士更遠。卽庭謁。形神  
不相親。而余獨否否。公以名經術起家。分校閩棘。海



內經生爭誦式之。如漢推毛公。而公又雅意人才。羣諸髦廩之宮。而時上下其文。家被冤者。湔之。婁不能治家人產者。助之。其風習太甚者。條上當路。教誡之。又捐俸及贖贖以新學宮。梓文正集。劄烈婦祠。簡奇擢秀之外。輔之以彰教化。俗其意表甚遠。故士民之歌而誦公。不減子產。而其畏公知。更甚于畏彥。方仲弓。邵先生之知也。諸博士曰。善必子言信而有徵。請以是賀公。并上之司封氏。

贈味澹康公敘

江右味澹康公。由瑞安調劇嘉善邑。赫然著卓異聲。得制詞甚嫩。武林二陸走雲間。徵文陳子以賀公。曰。是中表兄弟。張如斗。如藩所轉屬也。陳子曰。浙中多魁人。巨公不他屬。而徵之山澤之癯者何。二陸曰。吾嘗讀康吳蒙先生導義一編。而異之。其敘則予也。子無辭。初萬曆甲申。康公試童子科。值雲臺張公爲太守。公臨試。糝飲不入口。力疾草二義。納吏人手。太守望見。訝曰。第三題尚未下。生豈曳白去耶。追之。反



讀至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篇曰。逃天下者與天下絕。逃天下於天下者。又與天下同。太守拍案曰。奇士也。奇士也。更試之。文立奏。則又奇。抵暮還署。袖其文以示二陸。務令讀上口。卽之超之越也。又傳玩其文於逢掖縉紳間。特拔爲冠軍。於是曹耦物色公者滿戶外。初則疑信參半。已而心口無異詞。聲價燁燁矣。丙午舉于鄉。張公備兵淮陽。聞之。酌酒相賀。梓其文以行。比南宮下第。公歸內愧。逡巡不敢謁。第遣尺書報聞。而張公已預勅闈者。康孝廉至。亟爲通。不得已詣門。張公傾身相接。談飲數日餘。慰勞彌至。及已未成進士。張公先已游岱矣。四歲藐孤。一棺淺土。登龍無客。庭雀可羅。公千里專使。捧辦香弔公。些詞淒絕。迨公宰嘉善。謁臺察于武林。過張公家。唏噓饋奠曰。昨暮艤舟師門。夢師肅衣冠坐郡堂。余青衿長跽。師正色曰。子文字中是非未定。某對曰。如某卷是非已定矣。旋夢覺。兩頰猶有淚痕。因執斗藩兄弟手。俯仰熟視者久之。修世講禮而退。里中環聚擁觀者。空街涸巷。莫不嘆康公高義。而且服張參知知人能得士。



也。公與斗藩握手不忍別。謀之楊公仲堅。欲携藩教之官署中。藩難於去。母中止。又爲斗之孫復規進取。至於亟問亟餽。則又僂指難數矣。公嘗言苦心制舉時。火候適到。非遇知己。不能自信。卽意興亦不能自豪。楊仲堅劉抑之兩公。雖嘗拂拭羽毛。至於解弢掣鞬。遠縱霄漢。載我以垂天之雲。盪我以萬里之風。獨張公一人耳。夫大丈夫落落塵埃。苦無根蒂。低頭跼脊。知遇實難。故昔人感知報恩。有如姚泓之省疾。拜於床下者。有如員半千何彥先成服。畢喪者。有如孔璠上書請謚。請旌廬者。而末世不祥。甚則攻座師。彈舉主。逢蒙之矢。加于平生特達之異知。而不顧天下非笑者。是皆康公之罪人也。呂氏曰。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君子不與交友。賢主弗內之朝。司馬溫公曰。背師賣友之人。爲子必不孝。爲臣必不忠。旨哉言乎。使世而皆康公若也。翟公不必有署門書。劉孝標不必有絕交論。在三之義。揭日月而明中天。其關繫世教。豈細故哉。若公三載奏最。則兩邑之口碑。後先臺察之薦牘。故在不具書。



贈御醫何承雲敘

士嘗言不爲相則爲將。乃醫則二者多兼之。相壽國。醫壽人。心相等也。三軍五旅。舉而委之將。四肢百骸。舉而委之醫。任相等也。相調陰陽。將制中外。醫參虛實。功相等也。相者制治于未亂。將者圖變于預設。醫者知微于轉運。智相等也。夫醫一技耳。今且與將相絜短長而共低昂。得無重哉。余嘗心慕乎承雲何公之醫也。公克以醫世其家。家有藏書。咸禁方奇經。多秘弗傳。公受而讀之。裁以已意。核以古法。術益精良。



而公之名日益顯。于是起爲景藩御醫。聲馳吳楚間。未幾南歸。而鄉之扶疾而賴公以起者。戶滿屨矣。四方請學者。車塞道矣。公不問貧富遠邇。求卽輒應。投卽輒中。故上自薦紳先生。以及細民之家。每見公。必拱手加敬。稱仁人云。庚辰秋。余抱病三月。幾與鬼隣。而復值母艱。內有哀痛迫腸。外有虛熱攻體。時命大謬。謂當已耳。適余恍惚中。若有以公告者。當是時。余未識公也。及公至。按而視之。洞燭如白日。投藥試餌。應手而愈。故自今循頂至踵。得與有生之樂者。夫孰非公所賜耶。然則公非直與將相等也。有將相不及公者三。將與相位尊驕倨。每倚富貴而羞貧賤。至疾苦不相聞。而公以藥石惠及于匹夫匹婦。其不及公者一也。虛糜爵祿。執空文以綱主上。無所稱塞。而公視人若視其身。治病若治其家。德不望報。報不厚責。其不及公者二也。將相不賢。或巧櫻善類。陰螫豪傑。以快私意。而公于賢士大夫。保恤調護。畢其技能。有扶植上人之志焉。其不及公者三也。是三者。公得以施于一鄉。而不能施于天下。異日不肖者。倘有進。則







以國士稱。晚而好古。彌銳。益與時調。多左。於是縱讀天下異書。交天下異人。凡一切軒冕。及苛細瑣尾。悉舉而擲之。六合之外。曰。長安藕絲孔耳。豈能着我鬚眉丈夫。吾聞博士有青氈。請借作蓮花座。蓋登壇揮麈。稱弟子師者。再而始授席華亭。公之師華亭也。名理則平叔避席。博物則公孫僑膠齒。談經則匡鼎解頤。五鹿折角。不言躬行。則蘇湖閩洛諸君之畏友。使人意銷鄙吝。爲豁。則公家叔度所難爲弟者。公之來不再。基進而叩公之學。如飲河。退而醉公之德。若飲

醇。此豈可以一日去華亭哉。卽掖公以去。百里之地。六館之席。何不虛左以待。乃竟以海州往也。公嘗屏輿人。訪余池上。強余復理故業。余曰。子大夫皆鸚鵡之腊。孔雀之脯也。而余以蔬笋。參鮮濃肥甘中。何所不可。公笑而出。公今腊脯乎。蔬笋乎。二者不可得兼。公中處而兩得之。信乎公之善擇術也。公卷其神龍之性。馴而豢一博士之祿。彼且狎諸生爲海鷗。視長安若腐鼠。千秋者名。五斗者酒。吏隱雖貧。猶強于東方。生索飽不得者耳。東方在。且掛冠金馬門。舍社肉。



還就公首藉盤矣。况海州故仲尼遇剡子處。其俗淳古。又多白雀。公舉帷橫琴。委蛇而談先王之道。天青月明。有雪衣翩躚。舞而欲下者。又安知非華亭之雀也耶。公去有新詩如秋水編峰泖記者。其盛以古錦囊。勅是雀啣以寄我。

賀光祿虞淵潘公暨配楊孺人七袞雙壽敘

往光祿虞淵潘公。暨配楊孺人七袞。遠近走相告。舉齊眉耦齒之觴。牛酒羔鴈。紛集于其庭。諸伯仲謂無陳子一言以佐觴。雖鐘鼓沸天。鞍馬照地。猶之閭巷之壽其親也。于是過白石山。徵之陳子。陳子曰。江南屈指聞人聞家。推海上潘氏。恭定公解綬歸。日與介弟逍遙綠野間。如二疏九老者流。而方伯學憲率子姓捧匱。對斗于其後。一時稱榮壽無兩。今更三葉。歷六帝。而虞淵公繼之。說者羨潘氏有壽種。而余獨論



公有世德。有世教。故也。公承益州慶陽兩先生後。門  
列車輪。床堆印笏。顧能醇謹。肅括。以孝友教家。以恭  
儉訓族。凡朱門之鋒氣。翔態。黃口之怒馬。鮮衣。悉鋤  
治而淘汰之。恂恂如寒書生。古田峻。又如義黃。以上  
人物。譽之不喜。激之不怒。干之不厭。負之不恨。困之  
以疊役。加之以橫征。不求解。有司不駕禍他氏。而楊  
孺人又以精心善氣迎之。檢田廬。部錢穀。潔賓祭。締  
婚姻。程督羣子姓。夙夜不遺餘力。或出佐巖郡。或入  
典大庖。或以明經超貢于王庭。珠林玉笋。國寶家駒。  
非其文孫。卽其快婿。無論吾松諸名甲閥。莫敢與公  
雁行。卽古來鹿門共隱。鹿車共推。有如公夫婦之壽  
考顯融。保世滋大者耶。子丑以後。璫焰薰灼。每讀王  
子騫天上無憂。人間可憐之曲。往往爲之跼踖而嘆。  
今

新天子乘乾開泰。不動聲色。拔禍本于深根。固蒂中。  
向來無限名公卿。顛倒榮辱。如反覆左右手。而公與  
楊孺人。以偕老遇昇平。拭目

聖主之龍飛。拊掌後人之豹變。冰山不倚。熱焰不趨。



明香堂 卷之十四  
皞皞熙熙。幾忘其老之將至。豈非人間大吉祥。大愉  
快事哉。余七十與公同。遭際

聖明。又同。公有意垂訪。佗山。兩人當轟飲加酌。跨驢  
向北而笑。不令吾家希夷翁。獨享太平之樂也。楊孺  
人聞之。亦爲莞然。滿舉一觴否。

賀胡玄渚先生姚孺人偕老敘

余嘗纂二十一史之隱逸。并及文苑孝義。方技中之  
卓行者。合爲逸民史四十卷。始自吳泰伯。斷自勝國  
倪元鎮而止。因欲續取。我明高士。彙爲續史。而國  
乘不盡書。卽郡乘書不盡實。山林之政。益寥寥焉。近  
與沈公路交。知海上有玄渚胡先生。其真逸民之流  
歟。先生少好古。綜覽該博。精研于六書聲律。二十爲  
諸生。聲籍甚。五試輒蹶。今且老。謝去逢掖。以笑歌吟  
咏爲樂。婦姚孺人能安先生貧。苧衣艸蔬。泊如也。庚



子先生與姚孺人皆六十。賦詩以見志。雅自負于冀。缺耕野。仲子灌園者。士大夫爭傳誦之。並有和章。余未識先生。顧想其風采義味。要亦去古人何遠。余嘗記父老言。三四十年前。儒者負奇不售。退而閉門授書。訓子整俗。雖白首有可觀者。邇來士不得意。多喜游。游多在燕邸公卿間。蜂還蟻往。塵土掬面。甚有遺簪喪屨。顛躓而歸者。其一二游道小康。輒津津誇示里中兒。或轉擲于格博酒食。狎邪鮮怒之費。不頃刻洗手盡矣。以此自悼自咎。自笑自罵。繼之以涕洟。怨訕。神情忽忽。不知作何狀。此詎可令胡先生見也。先生竹牀土剉。蕭洒自得。據梧而臥。擊木而歌。歌聲如清球古瓊。姚孺人以機杼韻之。二子以呶吾和之。無論身不闖城市。卽夢亦何嘗識金馬門哉。宜公之貧而壽。壽而康也。余視公尚壯。未五十。蒜髮蛙齒。衰相已現。反顧生平。精神鳧鬼。從微細中夾帶流注者不少。往歲築臺小崑山。近復薙艸種竹。築室于天馬之陽。凡以爲避喧練俗。收拾本分事也。有如公携笻負書。一顧余兩山中。相與證長生難老之術。松花一盃。



清泉一瓢。當以相供。併虛逸民史數行。留以續先生何如。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十四終





